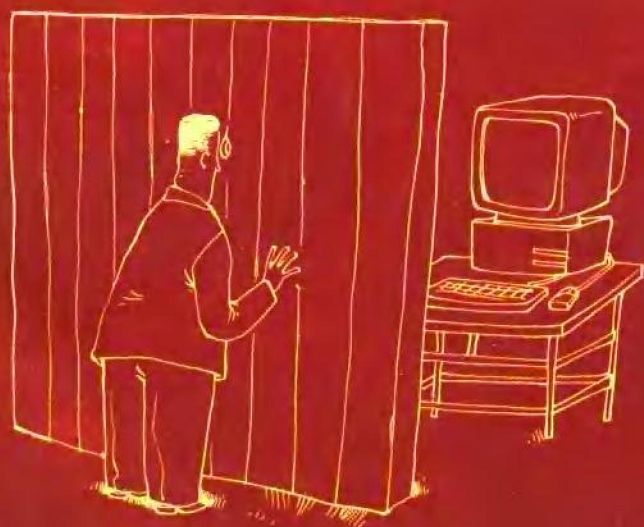


数字论坛丛书

中关村问题

刘 韧 等著



海洋出版社

数字论坛丛书



中财 B0110226

中关村问题

刘 韧等 / 著

(D335/14)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登录号 172205

分类号 F426/67

海洋出版社

1999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关村问题/刘韧等著.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9.6

(数字论坛丛书)

ISBN 7-5027-4739-7

I. 中… II. 刘… III. 电子计算机工业-工业企业管理-概况-北京 IV. F426.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077 号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千字 印数: 1~15 000 册

定价: 15.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数字论坛丛书》编委会

主 编：姜奇平

编 委：王俊秀 方兴东 刘 韧
 吴伯凡 陆 群 胡 泳
 段永朝 姜奇平 郭 良

总序：为数字时代立言 为信息中国立心

如果我们说 80 年代谈的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话，那么 90 年代则更多的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比较。在 80 年代，谁都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化人，侃一通“中国人的劣根性”；在 90 年代，面对悄悄变化着的文明底色，你必须默默地不断调整自己。很明显，一个大于我们存在的事物已悄悄降临，我们已感觉到它的冲击，但却无法为它命名。

“数字论坛”有幸成为这种新文明的阐释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因为极偶然机缘而诞生的“以计算机网络为手段联结的圆桌会议形式和沙龙”会越发呈现出它对这个时代的独特影响。

1998 年 8 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的聚会。可以说那次会议正式达成了 IT 媒体由“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的共识。“新闻时代”只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分析时代”才是真正把信息当成是一种资源来经营。为推动分析时代的到来，首先呼唤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参会的每一个人回去都就自己对信息文明的想法写一点东西。将近一个月之后，我在《信息产业报》上为这些人做了一个专题。记得封面文章的题目叫《分析家时代的

来临》。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推崇郭良和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两人都来自社科院，都参与了此前代表汉语信息世界最高水平的《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郭良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他可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国际信息业界的思想巨擘进行直接对话交流。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脸色苍白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象之中。这种幻象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 IT 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每周一次的对信息产业现场直播式的文化评点，是姜奇平的绝活。对 IT 的热衷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他甚至开发出一套自有产权的软件。这一点，与郭良相似，郭良曾自费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学术网络。

记得在那次会上，来自山西的段永朝对发言权提出了质疑。段永朝提出：“作为用户的过滤器，我们该如何说话？”我深信，伴随着这一问题，段永朝已深深陷于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考之中。“为什么一个人总有一条永不回头的路，为什么落日总是要捆住门前的小地方”，这样的诗句仿佛就是给像段永朝这样的人写的。老段是那种善于思考也勇于行动的人。为了更好感受和捕捉中国信息文明跳动的脉搏，他经常往返于北京与山西之间，疲于奔命。脱离相应的知识谱系，生存会变得虚幻。这种痛楚也被遭受 CIH 病毒侵袭的吴伯凡真切地感受过。吴伯凡曾因为文件的丢失，在大街上茫然地行走，任一辆辆汽车在身旁飞

驰而过。

方兴东可以说是当代中国 IT 界最受欢迎的独立评论家。在业界不少重要媒体上，都有他的个人专栏。为此，有人戏言：“方兴东就是媒体。”他如此高的产量，令人吃惊，要知道他目前仍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研究的是高电压水处理。这领域与 IT 似乎并无什么关连。套用 IT 的词，难道他的脑子是“双 CPU”的？更为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次快意恩仇的语言大扫射，都是一次对产业现状的淋漓尽致的解剖。他的一系列文章给中国 IT 业写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诗。尤其是在关于 Microsoft “维纳斯”事件的讨论中，方兴东可谓独占风头。方的文章震动海内外，被人称为“全球反对知识霸权的第一声呐喊。”刘韧则以一种“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对“知识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对刘韧，总让人想起横扫世界棋坛的少年天才李昌镐。而作为中国网络事业先行者之一的陆群多年一直致力于网络文化的研究，在业界颇具影响力。想想看，这些人聚在一起能不折腾出点事来？

认识大名鼎鼎的胡泳是在几个月后的奥林匹克饭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齐海峰约请大家出一套关于电脑文化方面的书。这就是今天出版的《数字论坛丛书》。也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有一个类似编委会的组织，为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张朝阳要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我提出能不能请尼葛洛庞帝做我们的顾问。后来，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为现实。1999年1月8日，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数字文化翻译家、《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这就是“数字论坛”的由来。

“数字论坛”只是一个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沙龙。它所引起

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有无数的媒体要求采访，有不少厂商找上门来要赞助“数字论坛”，但是“数字论坛”除了获取大众对数字化的注意力之外又能干什么呢？

由于采用彻底扁平化结构，“数字论坛”即使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为此，姜奇平曾经问过尼葛洛庞帝——“一个没有领导的‘组织’该如何发展？”尼葛洛庞帝不愧是一代宗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领导，那就大家一起干呗！”

王俊秀

1999年5月4日

序 言

1980年10月诞生出北京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1988年5月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今天人们已经很习惯地称之为“中国的硅谷”——中关村，作为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和摇篮，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在这里贡献出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惊人的业绩；从市场观念、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企业模式，到4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0多亿的税收，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其间的变化和成就有目共睹，它对于我国高科技产业的促进和示范作用不容置疑。

从1998年开始，中关村过起节来了。从成果展览到主题报告会，从街头路面飘动的彩带到攒动的人群，从媒体的渲染炒作到主管部门的关注，“中关村电脑节”创造出了热闹的氛围和繁荣的景象。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不少有识之士反而展开了冷静的思考，他们联系到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联系到WTO的加入，也联系到中关村的前途和问题。

我的同事刘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中关村“软磨硬泡”多年，作为一名记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特感受，以及与中关村各个层次的人的交流，既挖掘出了中关村一代“知识英雄”的成长历程，也敏锐地感受到中关村未来发展中的问题。他的新书，以《中关村问题》命名，似乎太直白，但打开全书，我

们不难体味出其中的深沉。

正如书中提到的那样，关于中关村的问题，业界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多，有关媒体曾经从“骗子一条街”的说法讨论到中关村的“信用问题”；从软件产业发展中的遗憾讨论到“盗版问题”；从企业难以长大的现象讨论到“窝里斗的问题”；从“技工贸”或“贸工技”战略讨论到“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关系问题”；还有“人才流失问题”、“企业出身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关于中关村是不是“中国的硅谷”，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关村研讨会上，一位在中关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中科院研究员明确向我谈到，中关村不是硅谷。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硅谷最成功的经验是技术创新，而中关村至今也没有形成技术创新的机制；二是硅谷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大学的高科技研究机构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中关村八大学院还与中关村的产业氛围明显存在着距离；三是硅谷不论是投资环境、开发环境、工作环境以及生活环境，中关村都还难以比拟。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绿地稀少，日常生活还透不过气来，哪能谈什么硅谷？前两天我还收到一篇稿件，作者非常仔细地对中关村和硅谷作了对比研究，认为中关村与硅谷比较，一是企业的体制先天不足，整体氛围缺乏让每个开发者、投资者、管理者都能感到满意的体制；二是缺少“商品化”新思想的能力，由于没有建立起风险投资机制，好的“思想”没有机制促使其转化为效益。这些讨论足以说明，关于中关村问题的研究的确比较深刻了。

然而，《中关村问题》一书依然值得一读。作者思考的崭新高度和对中关村未来发展的冷静审视一定会深深触动每一位读者的心。

确实，历经18年，中关村已经不是一个地区的名字，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院所林立、知识密集、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的科

教基地；中关村不是原来意义的人才的金字塔，也不仅仅能用400多亿元的技工贸总收入、4000多家的科技企业的科技园来表述。中关村是当今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的新概念，这个中关村的新概念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这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都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科教兴国、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潮流，市场竞争和国际化的运作，风险投资催熟科技商品化的进程等等，都通过中关村在诠释，在升华。研究、深化、发掘、运作中关村的经验、教训和问题，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未来发展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关村问题》一书的作者没有囿于北京白石桥路以北那样一个特定的氛围，思考的眼光投向了南京的“珠江路”、武汉的“天河街”、成都的“磨子街”、沈阳的……

同时，作者提醒业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中关村目前虽然还不能与美国硅谷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摇篮和发源地，它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硅谷的发展是相似的，只不过目前中关村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今天审视中关村，除了经验之外，更应该看到教训，更应当深刻地看到其潜在的危机；尤其是有关战略上的危机和致命的危机。过去的10多年，中关村确实异军突起，但是初始阶段那种半盲目的、分散的、各自为战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在现有的模式下，健康的更大的发展已经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如果不从战略上扭转局面，希望之光就会失去光彩，多年的积累，就会失去价值。在全球信息技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迎面而来的时候，这样的认识和思考尤显得迫切。由此，愿《中关村问题》一书成为新的思考契机。

《计算机世界》总编辑 刘九如

自序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 50 个人》尚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清华 BBS 就收录了求伯君和柳传志两个人物，放在其精华区里供网友赏读。所以，1998 年 9 月，我一拿到《知识英雄》的样书，就在清华 BBS 上贴了一封征集书评的信。说心里话，我当时的愿望是想听到一些鼓励的话，以此慰藉自己一年来采写《知识英雄》的辛劳，没想到遭遇的却是一盆接一盆的当头冷水。

这些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中关村以及评价英雄的标准。中关村在批评者那里被界定为盗版光盘的集散地和电子市场柜台经理的乐园。批评言论中最典型的质疑是——“我在中关村只看到过小商小贩，从未见到过英雄”。温和一些的意见提议我将书名改为《知识经济探路者》或者《市场英雄》。我不知道批评者中有多少人真正看过《知识英雄》，但他们对于中关村的不满以及对书中人物的不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中关村每走五步就有一位农民模样的人问你“软件要么？游戏、VCD！”的情景，的确惹人生厌，但本书仍然不打算讨论这些问题。

我反对清谈，没等界定好基本概念就急不可耐地慷慨陈词，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或者造成虚假的“交锋”。

所以，本书第一个要澄清的概念是中关村。本书中的“中关村”依然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即不仅仅是指位于北京北郊白颐路上的电子一条街，她是而且应该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

中关村的生意人可能会把南京的“珠江路”、沈阳的“三好街”、广州的“天河路”、成都的“磨子桥”看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本书则将它们看作中关村概念的一个延伸。更为不同的是本书中的中关村概念不只外在地体现为遍布全国的电子市场，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创业、市场运作、技术创新、人才流动、资本运作等等诸多内容都是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内在的精神在中关村现实的大街上当然看不到。

《知识英雄》一书的副标题是“影响中关村的 50 个人”。曾经有一位大公司的公关经理建议我不要采用这个副标题，理由是他们公司不愿意和中关村的小公司为伍，但在我的概念中，中关村更多地意味着创业精神、冒险精神、乐观精神、企业精神和务实精神，意味着高科技、知识创新以及迅速积累的财富，而不具体指向哪家公司。

Microsoft 总部不在硅谷，但在很多人的概念中，Microsoft 是 100% 的硅谷公司，因为 Microsoft 的精神是硅谷的精神，Microsoft 的传奇是硅谷式的传奇，剩下的地理位置并不重要。

同理，界定中关村的概念也应该更注重其精神的一面，因为这样做更加有利于探讨中国民族企业如何直面国际竞争（中关村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有利于总结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关村不相信计划，没用国家投资，全靠市场驱动才成长到今天的规模）；有利于探索未来知识经济的模式

(尽管不少人对将中关村比喻成中国硅谷颇有微词，但如果中关村称不上中国硅谷，那么，中国就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称得上硅谷。中关村地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区，北大、清华、中科院等一大批知名学府和研究院所全聚集此地，中国最初的知识经济雏形如果不在这里产生，还能在哪产生?)。

当我把我的这些意思和一个朋友说了以后，他不解，为什么我会在一本书名叫做《中关村问题》的序言里不是谈“问题”，反而对中关村大唱赞歌。

《中关村问题》里的确要反映中关村“没技术”的问题、“长不大”的问题、“恶性竞争”的问题、“信用危机”的问题、“人才流失”的问题、“商气太重”的问题，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一本《中关村批判》，而是希望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征集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题”一词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贬义。在没有竞争的地方，不会有“恶性竞争”；在没有人才的地方不会有“人才流失”；在市场契约不发达的地方不会出现“商气太重”以及“信用危机”；在不重视技术的地方，不会恐惧“没有技术”；如果不是每天都要面对位居世界500强之列的国际巨头的竞争，可能谁也不会每天都忧虑自己公司的规模太小。

《软件》杂志总编辑张伟说，他就喜欢创业，开一家公司，不成，再开一家，还不成，就再开一家。他说他这样努力，老天爷总有一天会开眼，让他成功。

尽管我对中关村有4500家小公司而大公司则屈指可数的现状不以为然，但这不妨碍我喜欢张伟的这种创业精神；尽管我反对人才的盲目流动，但我清楚中关村真正的魅力就在于任何一个好的想法，任何一笔资金都能在中关村找到志同道合者，都能在几天之内开张营业，假若没有大批“独立自主”的人才，中关村

的活力又能体现在哪里？尽管在中关村抓货，很害怕被人骗了，但这不妨碍我喜欢这篇贴在《网上中关村》署名四海小厮的自白：“六年前的那个秋天，我成了标准的村儿里人。/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说“有”，不管客户说他要什么，除非问我有烟没有。/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攒机，以至于后来再见穿着衣服的衣服就难受。/从那儿以后我学会了吃扣和清一色，虽然掉的老是比进的多。/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批显示器的好手，擅长把 VOLTRON、Casper 的标牌揭下来改贴 AST。/才知道，1600K 箱子深的是天津的，浅的是沈阳的。/才知道，这村儿里只有一家公司，不管谁有了单子，还不都是有饭大家吃。/才知道，我成了动物，但不是笼子里养的那种，有了更多的欲望。/转眼之间，AST/286 没人要了，40 兆的 Conner 听起来也可笑了。/我也已经早不是村儿里的了。/据说后来时髦的词儿是代理了。/据说一台机器挣不出打车的钱了。/据说今儿做机器跟玩股票差不多了。/您是村儿里的吗？我知道您不易，别老摔着卖了。/来这个网上中关村溜溜吧！/干吗非得在门市贼着呢？到这儿抓几个单做做也挺不错的。”

四海小厮算是一个典型中关村人，毋庸讳言，中关村 80% 以上的人都和四海小厮一样不从事技术工作，而在小“门脸”内做着“贸易”；毋庸讳言，中关村现在的驱动力还不是自己的技术创新；毋庸讳言，中关村现在的繁荣要归结为美国硅谷的技术引进；毋庸讳言现在中关村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替美国人打工……

但是，我仍然同意中关村是中国知识经济试验田的提法。

这是因为，中关村在同国外第一流公司的合作和竞争中，已经接受和掌握了国外计算机企业最先进的思想、方法以及观念，并在自觉地运用这些理念指导修正着自己原来的行为模式。这些

最先进的观念其实是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基础，没有先进的思想作为基础，科技创新只能是空谈，只能像过去一样“躲进研究所成一统”。

联想说 HP 是自己的老师，HP 信息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李汉生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他和员工在一个大房间内办公；当我在方正 PC 看到冯沛然总经理也没有单独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感到了这种企业文化的一脉相承。

即便是在美国，计算机产业也处在其社会经济的浪尖上，其思想和观念是最先进的，中关村这些年来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建立了同美国计算机产业对话和汲取其养料的通道。

因此，中关村最成功之处不仅表现在一年逾千亿的产值，不仅表现在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最新、最先进的“与世界同步”的计算机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关村已经学到了一套创办以知识为资源的企业的方法和观念。

中关村已经掌握的这些方法对中国其他行业一定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这就是笔者撰写此书的动因。

从历史角度看，中关村尚处在它发展的初创时期，中关村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相信其他以知识作为主要资源的行业同样也会遇到，重视中关村遇到的问题，借鉴一下中关村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许能给人峰回路转的感觉。此为写作此书的目的。

刘 韧

1999 年写于中关村

目 录

[1]

中关村的地位

要讨论中关村问题，不能局限在中关村范围内，因为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高科技又是解决中国很多疑难问题的良药。从地域上来说，中关村只是中国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它不能脱离国内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它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1]

○ 为什么要来中关村

中关村的街道、房子没什么特色，也不是旅游景点，但这里的人流密度不亚于中国任何一个闹市，它是北京，乃至全国堵车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尽管中关村被称为“骗子一条街”、尽管很多人不同意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说它是“集贸市场”，但是，人们为什么还要往这里涌？中关村吸引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2]

○ 知识与知识英雄

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在马克思时代知道怎样炼钢的人很多，而能拥有一个钢铁厂的人极少，谁要是有一个钢铁厂，谁就可能发大财，可能成为钢铁大王；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钱可以很容易借到，人可以很容易雇来，只要有胜人一筹的知